

长篇小说选刊

21世纪
新经典文库

中国在梁庄

梁鸿——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中国在梁庄

梁鸿 / 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在梁庄 / 梁鸿著. — 成都 : 天地出版社,

2017.6

(21 世纪新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455-2716-2

I. ①中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70483号

中国在梁庄

出品人 杨政
著者 梁鸿
责任编辑 陈文龙 卞婷
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
电脑制作 思想工社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成品尺寸 145mm×210mm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94千字

定 价 32.00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2716-2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浩荡的民族新史诗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何建明

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和时代的联系时说：“‘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。’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、民族、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。改革开放近40年来，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，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，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，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，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。”

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，这是当代中国人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待，也是作家、艺术家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内在追求。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与其他文学体裁，长篇小说是最接近于“史诗”的一种文体，长篇小说巨大的体量和包容量为创造新史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在中外文学史上，无论是《战争与和平》《悲惨世界》，还是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，这些经典作品都以其对人类生活及其命运丰富性、复杂性、深刻性的揭示与探索，在文明的星空中闪烁着璀璨而永恒的光芒。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，我国的长篇小说汲取国外文学的经验，

又继承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，在文学领域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。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萧红等新文学作家描绘现代中国人的经验、情感及其变迁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。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以来，新兴的“人民文学”在解放区得到了实践，并在建国初的“十七年”中进一步发展，赵树理、柳青、丁玲、周立波等作家的长篇小说描绘当代中国人的实践与变革，记录下了时代前进的步伐。新时期以来，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艺思潮的风起云涌，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丰富和多样化，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。

新世纪以来，长篇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成果更加丰硕的时期。其创作数量远超以往，现在每年都有五千部左右的长篇小说问世（这还不包括网络小说），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作家的创作活力。长篇小说的类型更加丰富，在严肃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之外，还有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与网络小说，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。长篇小说的传播范围更广，不仅在国内流传，而且跨出国界，在海外赢得了读者。当然伴随着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的增多，也出现了质量良莠不齐、注重娱乐效果等现象，但无论如何，作为当前文学界最为人瞩目的文体，长篇小说无疑负载了更重要的使命。

《长篇小说选刊》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大型文学刊物，在每年发表和出版的大量长篇小说中，披沙拣金，记录和见证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潮流和出版态势。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料库，一部流动的文学史。这些精选的优秀之作，不仅经受了读者与文学的检验，也经历了时间的检验，其中不少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，已成为时代经典和值得我们反

复品读的民族新史诗。

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，我们从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的作品中精心选择了 100 部影响力深远的长篇小说，辑成“21 世纪新经典文库”，以展示中国文学创作成果，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。我们期望这一文库可以成为检阅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成绩的一种形式，更好地激励当代作家潜心创作，勇攀高峰，努力创造“中华民族新史诗”。

我们能否理解“故乡”？

李云雷

读梁鸿的《中国在梁庄》，让人既感动又惊讶，这部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当前农村的场景，那些人物、故事与画面是如此真实，又如此残酷，让人们不得不正视。梁鸿将人们习焉不察的农村及其二十年来的变迁，以一种立体的方式呈现出来，让我们看到了当前农村中存在的诸种问题，以及人们在情感、精神、内心深处的变化，读之令人触目惊心，也可以启发人们更为深广的思考。

在《中国在梁庄》中，梁鸿对梁庄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呈现：家族与人口构成，历史与环境，政治改革，孩子、青年、成年的生活状态，信仰、“新道德”、“新生活”等等，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村庄的全貌及人们的生活状态，尤其是一些人物的命运与遭际，让我们形象地看到了当前中国农村的凋敝、破败，以及精神上的涣散与结构上的解体。《中国在梁庄》的可贵之处，

是向我们呈现了农村的整体状态，也即我们所面临的不只是政治、经济危机，而是心灵危机、伦理危机与价值危机。梁鸿通过乡村人物的具体命运，将这一危机呈现在我们面前，那些彷徨游荡的少年，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，那些背井离乡去打工的“青年人”，那些留守在土地上的“成年闰土”，构成了乡村的主体，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，这里曾经是我们的“故乡”，而今竟然面目全非，又怎能不让人感慨？

对于梁鸿来说，这部书的写作具有特殊的意义，这是一部困惑的书，也是一部思索的书，梁鸿所写的是农村，也是她的故乡，她出生并成长了20年的地方，对于她来说，这样一次写作是回溯生命源头的写作，她既是一个归乡的“游子”，也是一个观察者与思考者，这样，她的写作便不仅为我们呈现了当下农村的“真实”，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她的目光，她的忧思与感悟；这也是一次“越界”的写作，梁鸿是一位评论家，但在这部书中，她却以纪实的方式直面农村的现状，写出了她所观察和理解的“故乡”；同时这在文体上也是一次探索与创新，梁鸿所做的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工作，但与之不同的是，她所做的并不是客观、冷静的分析与纪录，也投入了她的情感，这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“报告文学”或“纪实文学”，她所关注的并非是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，而是对农村（“故乡”）整体状况的考察，因而在这部书中，作者结合了社会调查、口述实录、访谈等不同的体裁，在具体写作中则既有叙述与说明，也有议论与抒情，不拘一格，为我所用，但是综合在一起，凝聚了作者深厚的情感，展现了一个村庄的全貌，也以其质朴、真切打动了读者的心。

梁鸿的《中国在梁庄》可以说是一部试图去重新理解“故乡”

的作品，也是一部试图去认识变化了的自我与世界的作品，《中国在梁庄》所做的不仅是呈现了这个村庄的现状及其变迁，也将作者现在的“自我”与过去的“自我”连接了起来，在自我生命的内部建立起了一种统一性。我们可以说，这既是自我反思的需要，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，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“真实”。我们的生活与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痛感、没有血肉、没有体温的。而要突破这个苍白的“自我”与世界，需要我们去“体验”、“介入”与“行动”，也需要我们具备或培养出理解自己的能力、理解他人的能力、理解世界的的能力，我认为，在这些方面，梁鸿的《中国在梁庄》可以给我们以启示。

【作者系评论家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】

梁庄的疼痛

梁 鸿

《中国在梁庄》这样一个乡村调查，我想了好多年。2008年和2009年，利用寒暑假，我花了五个月时间，在自己的村庄住下，感受，体验，并做一些调查。

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，我为什么写这样一部作品？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梦，而是出于一种精神的矛盾和痛苦。近五六年，阅读小说的时候，有一种非常厌倦的感觉，艺术的精美，语言、风格、结构都到了一定程度，甚至过犹不及，但觉得与心灵、与现实太远。所以我一直想，当代文学的审美与现实之间，是不是有某种误区？我觉得这种误区可能不仅仅是文学的主题或形式问题，而是作家和当代现实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的问题，作者的心灵与写作对象之间出了问题。

在写作过程中，我进行了好几种文体的转换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一转换过程本身无意间也是在与当代

文学的某些问题进行对话。

最初用的是一种沉思式的抒情体。其实现在我的书稿里面还有这一痕迹。我发现，这样的书写极容易陷入鲁迅的《故乡》的启蒙模式里面。因为这里的叙述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心灵是以有距离的审视为前提的。我们回想一下《故乡》里面分家具的场景，还是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的。当闰土神情麻木地看着作者，并喊出一声“老爷”的时候，知识分子与他的叙述对象之间深不见底的隔阂也遗漏无余。也许，恰是因为作者的身份与思考方式使闰土无语，两者根本不在同一个空间内，也无从交流。在作者“悲天悯人”的目光下，作为老农的闰土能讲出他的贫苦生活的某点欢乐或幸福吗？从这一角度来看《故乡》，毋宁说是作者使闰土麻木不知所措。在这种情景之下，闰土会和他有交流吗？显然是不可能的。但鲁迅的审视里面有自我的紧张、反省与痛苦在里面，这也多少改变了他和人物的关系。现当代以来的小说多了启蒙的审视，但却少了心灵的自省。

后来改用一种思辩体和议论体。议论居多，观点居多。也放弃了。其实你的观点并没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深刻和全面，而实际上，我所重点考察的并非是社会层面的乡村组织结构、体制、经济、政治等，也不是一种固化的民族性格，而着重于现在，着重于当代，当代乡村的情感状态。不管这种情感是因为我们的体制、制度，还是我们的政治，它们折射在乡村生命身上，造成了这样种种创伤和疼痛。议论容易陷于空泛，容易陷于一种简单的激愤之中，而忽略了乡村生命样态本身的丰富度和启发性。

这才是现在这种以乡村人物自述为中心，以我的故乡之行为线索，有点像人类学和社会学调查的，又有点像文学的杂糅文体。它

是开放的，作者、乡村、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心灵是平等和开放的，彼此是可理解的，容纳的。不要修辞，不要比喻，那种随意的、充满棱角与意外的语言，让读者看到我在村里说话聊天，看到我的乡亲们在乡间地头、房屋巷口坐着、站着和我说话，让读者也听到他们说话的内容，感受到他们说话时的姿势和眼神。我想强调一种“在场”感，作者、读者和人物在同一段历史和时间之内，而不是单纯的观望者和审视者，这样，才有可能更深刻地进入乡村生命的内部，可以真正感受他们的悲伤、疼痛或者欢乐、幸福，并真正察觉他们所处的历史处境及痛苦的来源。我努力感同身受，不但希望体会他们的疼痛和黑暗，还试图准确把握他们的疼痛与黑暗的点位在哪里，对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有真正的理解。

但我知道，即使这样，我所写的《中国在梁庄》仍然只是梁庄最微小最表层的疼痛，那更深更远的疼痛我还没有触到。它很难触到，因为它已经存在了数千年，自民族诞生以来就在那里，被历史、政治和各种话语给深深埋藏起来。

第一章 / 我的故乡是梁庄

回到穰县 —002

“迷失”在故乡 —006

梁庄的如烟往事 —011

一个村庄的生存镜像 —021

第二章 / 蓬勃的“废墟村庄”

第一代打工者：在村庄盖房子，那里才是家 —028

我的族人：在黑色的淤流之上建立的幸福生活 —035

老贵叔：砖厂是老百姓遭殃的铁证 —040

县水利局副局长：我管水，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岸边 —046

第三章 / 今天的“救救孩子”

建昆婶：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 —056

芝婶：我这奶奶活成了爹妈、老师和校长 —067

五奶奶：老天爷，把我的命给孩子吧 —072

万明：梁庄猪场，教书育人 —080

第四章 / 离乡出走的理想青年

毅志：再也不去北京过那种非人的生活 —092

菊秀：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 —105

春梅：我不想死，我想活 —112

义哥：我原来是被抓的人，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—120

光河：儿女的命换来了一幢房子 —125

第五章 / 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闰土

清立：无论走到哪儿，刀不能离身 —132

昆生：把自己的家安在墓地里 —138

姜疙瘩：领回来的老婆最后还是跑了 —144

清道哥：我这支书干了一辈子，可自己的家都没管好 —149

第六章 / 被围困的乡村政治

梁光正：我没当过官，“政治”却处处找我的麻烦 —160

老支书：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 —169

现任村支书：让谁干这活就是让谁累死 —176

县委书记：农村正在度过一个危机期 —184

第七章 / 农村的“新道德”之忧

明太爷：我这一辈子算是叫“主”给坑了 —204

灵兰：“神”的好儿女 —211

焕嫂子：我是七仙女的命 —217

巧玉：回来送前夫一程 —224

赵嫂：现在不管孙子，以后还不想活 —229

万会：在棺材里把骨灰撒成人形 —237

第八章 / 乡村的未来梦想

困在泥淖中的乡村 —244

他们在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 —247

梁庄的“华丽”转身 —254

寂寞的文化茶馆和戏台子 —260

再见，故乡！再见，妈妈！ —264

第一章

我的故乡是梁庄

梁庄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的穰县，距城区40公里。穰县南北长96公里，东西宽67公里，总面积2294.4平方公里。“山少、冈多、平原广”为穰县的地貌特点。地势西北高，东南低，地面平均坡降在1/800~1/1200之间。境内有大小河流29条，较大的河流有湍水、刁河、赵河和严陵河，分别从北部或西部入境，汇集于东南部，注入白河，流入汉水。河流之间，自然分割成扇形冲积平原，在北部、中部和东部形成大面积的肥沃土地。土层深厚，土质为保水保肥性能强的潮土、黄老土和黑老土。属亚热带季风型大陆气候，受季风转换影响，寒往暑来，四季更迭分明，温暖湿润。

——《穰县县志·概述》

回到穰县

昨夜几乎没有睡觉。火车的颠簸使得才三岁两个月的儿子睡得很不踏实，稍不舒服他就把胳膊抡起来，翻几个来回。怕他摔下去，我躺在他的脚头，用两腿圈着他，却不时被睡梦中的他给推下去。我只好坐起来，打开床头小灯，看随身带的一本小